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十八回 聚骨肉衣錦還鄉

詩曰：十年聚散一微鴻，誰解浮生是夢中！
到處河山容感口，可知天地任飄蓬。
功名富貴原如口，身世恩仇總是空！
我欲拓開胞底事，喜栽籬菊寄牆東。

話說倬然移咨山東撫院，緝拿餘黨。山東撫院接了來咨，即行按察司轉行該府，密拿審究。知府只得陳六、張燮石，刑訊時，一一供招，監候，詳報撫院。撫院咨覆河南，當時失事在於山東。倬然成招，會同山東具題，並將所獲原印一顆繳部。不一日，部文轉著將盜犯各於所獲地方梟示，兩下裡正法訖。盜婦家產，官賣抵贓，倬然了卻此案。遂巡歷各府，任滿進京覆命，仍到屈家住下。小鳳接見了，各道所懷。倬然將前事細述一番。小鳳聽說其母遭殺，雖怨他不正經，然終屬母女之情，未免悲傷了一會。是夜兩人正所謂新婚不如遠歸，歡愛之狀，迥出尋常。倬然因想念小姐並富公夫婦，急欲赴京具疏，救他回來。住得一兩日，忙忙收拾起程。人表不欲赴京，倬然贈以千金，又厚贈了屈淵，帶了家眷，作別起身。

不則一日到京，仍住舊宅。覆命後，即懇懇切切將丈人為仁賊奴構劫，並自己改姓之故，特懇聖恩，念失印已獲，恩賜赦宥，使餘生得還故土等情，具疏陳請。本上了，聖旨批下，不唯赦還富御史，且以十年積盜，乃能緝獲，才識可嘉，特優升都察院僉都御史，准復原姓，倬然喜之不勝。此時，已有赦旨至陝西，這裡倬然又備細寫了家書，即托尚義同了張成迎接上去。兩月間，富公一家都到京中，幸而雖在戍所，俱平安無恙。相見之時，哭的哭，笑的笑，總之一部廿一史，無處說起。況其間委曲，家書上已悉大概。倬然止將刁奴的心跡、作為，細道其詳。富公道：「我一時不明，誤用賊奴，輕信讒言，幾至喪身。又累賢婿經歷許多風波患難，皆出賊奴之計。今日見了賢婿，使我無縫可入。且今日若非賢婿之力，老骨頭定化邊土。」倬然道：「只是小舅沒有蹤跡，小婿尚在抱歉。」富公聽了，歡喜之中，又增愁悶，說道：「當初我到戍之後，即著人到家問富方，叫他訪鶴仙暨賢婿消息，不想回來說俱沒有消耗！以後便沒有人來了。」倬然又與小姐另敘哀情，說道：「當初為一憤之氣，浪跡天涯，使賢妻抱數年幽恨，下官之罪實深。且聞賢妻一番貞烈，下官感激之私，時勒心銘！」此時小姐反覺無言可說，惟有幾點清淚。倬然喚過小鳳姐來，一一拜見，並說明他的來蹤。又道：「若非此女說知，終無獲盜之日。」小姐此時並無醋意，反感激他。這一晚，倬然與小姐十年離別，那一宵的憐惜歡娛，說一回，哭一回，笑一回，只恨天工早明了幾刻。次日即有富公的老朋友，尚在京做官的，紛紛來拜，不必盡述。

忽然一日，倬然在內，正與富公敘論前事，家人來報導：「有新進士姓史的來拜，不知老爺可會否？」倬然看名帖，寫著著晚生史廷偉，原來廷偉前科不中，直至今科中了殿試二甲。倬然吩咐請會，遂出來接見。可笑郎舅兩個，當面不識。倬然見他少年標緻，那面孔與富小阻宛然，暗暗稱奇。禮畢，倬然問他籍貫，答道：「江南徐州。」倬然暗想：「沈君章說小舅鶴仙，是徐州姓史的過繼去，此人卻姓史，也是徐州，欲要問他，只不知那姓史的名號，從那裡問起。」正在躊躇，只見廷偉問道：「請問老先生貴鄉，江南那一府？」倬然道：「鎮江府。」又問：「那一縣？」答道：「丹徒縣。」廷偉沉吟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丹徒有一朋友，姓鍾，號倬然，可是老先生貴族否？」倬然雖復了姓，名號原不改，所以廷偉不知。長班開了拜謁的單，只說都察院鍾，那知就是姊夫。當下倬然暗自詫異道：「他為何問起我來？」遂答道：「是敝族，年翁認得他麼？」廷偉聽說同族，巴不能問個詳細。答道：「是家姊丈。老先生既係貴族，必知他目下行藏。」倬然愕然道：「學生知倬然，乃富氏之婿，為何與年翁又是郎舅？」廷偉少年書生，雖在京中，卻足不出戶，亦未與人往來還。為此富公奉赦之事，尚未知道，所以不敢實告。只得答道：「是表的。」倬然道：「富公從無史姓中之表親。」此時心下大疑，急急的又問道：「年翁貴庚？」答道：「十八。」倬然屈指一算，卻好與鶴仙同歲。又問道：「年翁的史姓，是本姓，還是繼姓？」廷偉只得答道：「繼姓。」又問：「是從幼繼與大翁的麼？」答道：「是從幼繼的。」倬然心下已有七八分猜定，是舅子了。便直問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年翁的本姓可是富，尊諱可是鶴仙否？」廷偉只得應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老先生何以知之？」倬然便起身扯住他說道：「我便是鍾倬然，你是我的內弟了。」遂將本身始末，並巡按河南拿住沈君章，方知道繼徐州的話說明。廷偉方知就是姊夫，不覺潸然灑淚道：「可謂千載奇逢了。」倬然道：「岳父已蒙赦宥，並令堂令姊（均）在此，可進去拜見。」遂領到裡面，相見之時，兩下一些認不出，唯有哭而已。哭完了，富公夫婦仔細把兒子一看，又不免一番大喜。然各訴十餘年之事。廷偉備述史世無過繼之由，虧他培植成名，又以女許配之話說明。富公道：「他我同年，乃意氣肝膽之人，幸而得他收養，使我今日骨肉重逢。」當下廷偉見了小鳳姐，念他當時看顧之情，亦稱謝了。即令家人往寓中，將行李搬了過來，一家完聚，好不快樂。此時富公見兒子成名，反想著其母金姑起來，未免有睹物傷情之感。廷偉在部觀政後，即與倬然計議，要上個給假歸娶的本，好同父母回鄉去。倬然道：「甚好，我亦無意功名，自從岳父到京之後，即欲告病回去，今事不宜遲。」兩人下日同具疏，朝廷准了廷偉歸娶，不准倬然的。只得疼陳再奏，方准了。遂急急收拾起身，在張家灣僱了兩號座船，由水路往南，一路有勘合應付，到了臨青，船頭上去要了緯夫拉緯，倬然坐在官艙。開了窗看這些人拉緯。只見內中一個緯夫，衣服破裂、前後俱遮不來，像個有病的模樣，止有他走不動，趕織的拿棒打他，他卻回過頭來，竟像逃走的慶兒。遂定睛細看，果然是他，即叫張成去喚他來。張成就去喚他，慶兒認得拿他去打，哀告道：「不消打，待小的快走便了。」張成道：「不打你，老爺要問你話。」他方才隨了到船上，來見倬然，認得是舊主人。便叩頭道：「小的該死！」倬然道：「我道你得了好處，原來也只是如此，你一向在那裡受用？」慶兒道：「當初小的一念之失，原欲回鄉，不想到了臨青，遇著歹人，行李盤纏盡失、流落在此，叫化度日。今日是家人僱小的來應差的，求老爺發天地之心，收小的去罷。」倬然冷笑道：「喪良心的奴才，見主人貧則遁去，富則求歸，雖是你小人本色，亦覺天理難容。若論別人，今日斷不留你。我却與別人見識不同，我最喜雪中送炭，今日見你做了叫化奴才，發一片惻隱之心，留你這勢利奴才在此，與勢利人做個榜樣。」叫張成取兩件舊衣與他換了，就隨在船上。慶兒不知主人的話好與歹，只聽見肯留了，便叩上幾個頭，又向富公夫婦、小姐、廷偉都一一叩了頭，住在船上。隔不得一會，慢慢兒又放出大叔的臉來了，搖頭擺尾，喝李呼張，這也是輕狂小人，偶然發跡，遂忘了本來面目。一任妄自尊大，比比而是，不足議論的。行夠多日，已抵徐州，泊定了船。廷偉令家人上去報知，世無親自出來接上去。因是至戚了，闔門眷屬、俱接上去，一一相見。禮畢，廷偉另拜見世無夫婦。富公與世無先道生平，然後致謝道：「小兒若非年兄撫養成人，必至落魄他鄉。又蒙不棄，以東牀相許，此莫大之恩，何以圖報！」世無道：「偶然之遇，而令郎成名，實親翁盛德之報，弟何與焉！但親翁遭此意外之禍，得令坦之力，邀恩旋裡、機緣湊合、離而複合。今日父子、翁婿、朋友歡會一堂，此真奇奇怪怪之事，使後日又添一段佳話也！」說完，又與倬然敘了一番賓主的寒溫，慢慢的又各罄委曲。富老夫人、小姐，自在內邊與史夫人輩敘禮交談，不能盡述。是日大開筵席，內外舉燭。次日，親友紛紛來拜賀廷偉的，絡繹不絕。世無即與富公計議，與廷偉成親。就擇了次日，富公補上聘儀，世無堅執不收。屆期雲姐裝束齊整，自不必說。新郎少年進士，白面烏紗，果是風流。拜了天地，富公夫婦與世無夫婦，謙遜受禮。世無道：「年兄是本生父母，弟是過繼父母，又係翁婿，斷不敢僭。」富公再四辭不脫，只得先受了禮，次及世無夫婦，然後倬然夫婦。見禮畢，迎入洞房，外面管待親戚，酒闌客散，兩個新人方敘舊情。解衣寬事的故事，同平日相熟的。雲姐也不十分做作，羅幃之中，不過道些久別的情況，無細說。交媾之際，新郎一番憐香惜玉，新婦一種畏怯嬌羞，俱所不免。有詩為證：

花也新兮燭也新，相看還是舊時人。
三年顧盼心何限，萬縷幽情此際伸。

富老夫人見媳婦德容俱備，歡喜異常。三朝之後，富公思鄉念切，即要辭歸。世無即令廷偉夫婦隨去，富公道：「小兒已屬親翁螟蛉，自然相晨昏，豈有隨弟去之理。況一旦令愛分離，情所難言。且弟尚有小女小婿，足娛晚景。」立意不要廷偉去，世無必要他去，其如兩位史夫人，亦不忍令女兒去。再四商議不定，世無道：「弟倒有一說，親翁止此一子，欲留理實不可，弟亦止此一女，欲去山妻輩未免又不捨，此固難以兩全者。弟總之以婿為子，意欲老夫婦、同小女夫婦，至貴處卜居附近，彼此相依，庶為兩得其情。」富公道：「此論誠善，只恐親翁舍世業而遠去，終有介意。」世無道：「些須薄產，自有舍姪輩管理，不足罣礙。既小女於歸，弟一生之事畢矣。正好藉此餘年，為山水中人，以圖半生之樂。」主意已定，即忙收拾，遂檢點家產，盡交嫡姪史再魚，闔家同富公起程。不多幾日，已抵丹徒。富公歡道：「不履此地十載餘矣！」到家中，但見被離荒草，蜘蛛空庭，家人輩唯有富方尚在，其餘不存一人。府縣官俱來拜謁，當時的親戚又來趨膾，富老夫人想起當年起解的光景，看破人情，囑富公、倬然淡淡的回了他。親戚中，唯倬然的母舅宋武城。金姑之父王玉樓年邁，廷偉養老在身邊，受用餘年。倬然感尚義之德，因他不願還鄉，就與他娶了妻子，置些房產，安享一生，後來成了家，兒子進了學，也是他好善之報。世無要置房另居，富公不許，將自己房子讓一半與他，同廷偉住，自與倬然住一半。兩親家每日只是遊山玩水，載酒囊琴，逍遙取樂。

過了一年，（倬然）卻好特升了都察院大堂，欽召進京，不敢耽擱。廷偉也要進京候選，郎舅二人，拜辭了父母、丈人，止帶了幾個家人，收拾赴京。由旱路走到襄強縣，與人表父子、並屈淵相會。屈淵之父已死，居喪在家，倬然厚贈了他，意欲同人表進京，扶持他功名。人表不願，後來兩個兒子，仗倬然之力，都進了學。呂襄力也發了鄉科，做了兩任知縣。呂匡力出了貢，做了一任通判，重興家業。倬然之報友可為不薄，這些皆是後話，不必絮煩。郎舅二人住了數日，作別起身。到京之日，倬然自去謝恩到任，廷偉即投供謁選，選了湖廣荊州推官，別了姊夫，自去上任。倬然由都察院歷任尚書，致仕回家，廷偉任滿，行取進京考選兵科給事，亦做到察院。倬然大夫人生一子、一女，小鳳生兩子。廷偉生二子，後來自己復了姓。以次子繼了世無之後，世無不回徐州，竟在女婿身邊養老了。鍾、富兩家子孫，俱科甲綿綿，累代不絕，至今江南人尚傳其事云。

評：

集中敘鍾、富二生處，不稱之為風流才子；言史富二女處，亦不指之為才貌佳人，便脫卻小說窠臼病。

又評：

或嫌王守仁，自謫考場後，更不敘及，未免為疏漏之病。殊不知王公乃此集之過文耳！當倬然俱疏申救一段，便了卻一番知遇公案矣，若再提，如何救他回來，如何會合，反覺蛇足之添，更莫若留此有餘不足之地何！

又評：

滅獲壞事，亙古為然。富公明理長著，尚受其惑，而況不如富公者乎！有奴僕者，當置冊於案頭，三復觀之。